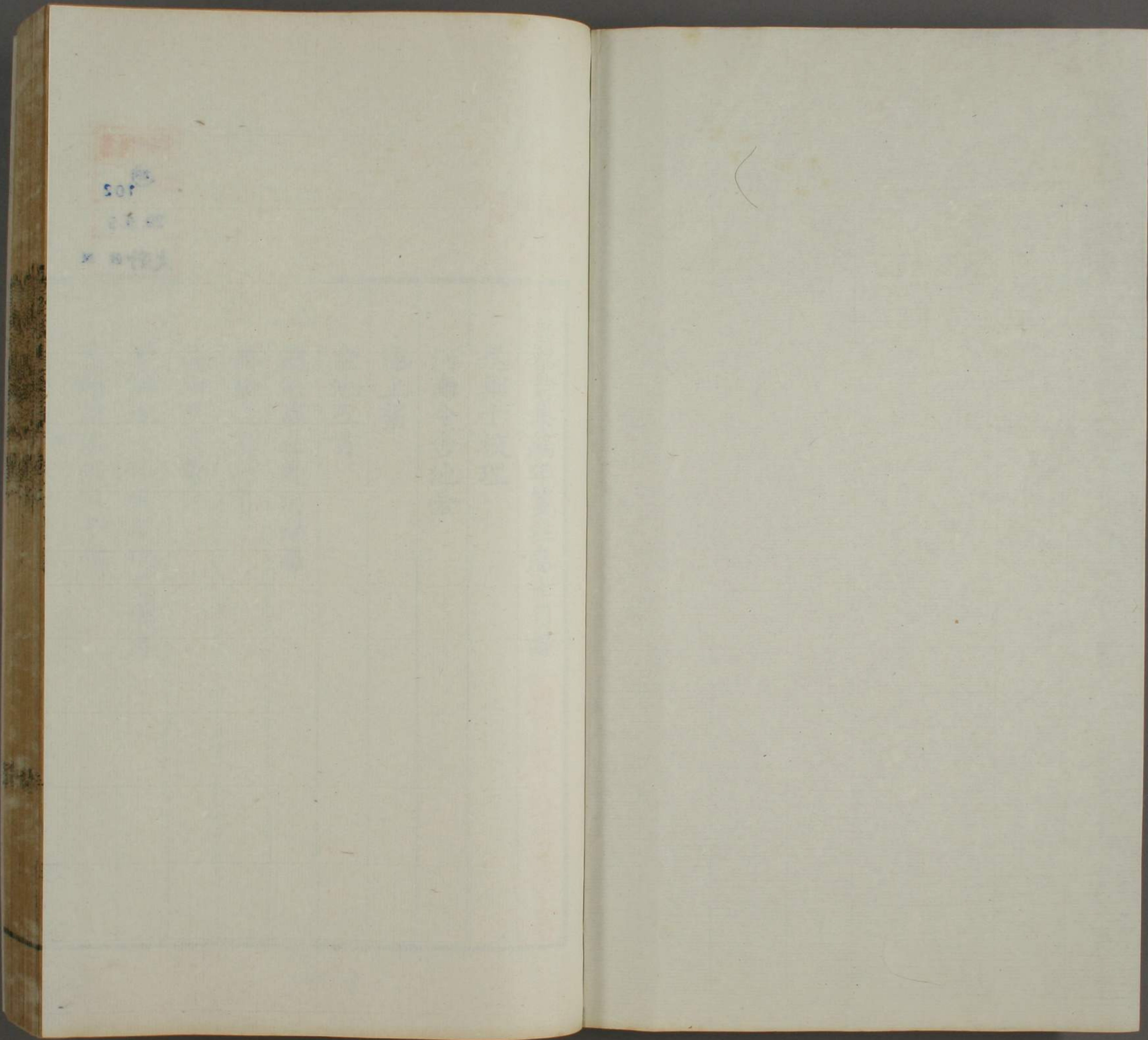




特 別
A18
4848
5





501
200
x 1000

<

118
4848
5

特研圖書
NO. 29 102
29. 9. 9
大野 教授

庫	文	家	邊	渡
遺	四	年	漢	
函	七	別	書	
二	〇	集		
架	八	類		
	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目錄

渡邊三春遺愛書

送鄭十校理

河南令舍池臺

池上絮

盆池五首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招楊之罍一首

燕河南府秀才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目錄

雅雨堂

書月

辛卯年雪

誰氏子

寄盧仝

李花二首

醉留東野

知音者誠希

莎柵聯句

雙鳥詩

石鼓歌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送陸暢歸江南

送無本師歸范陽

卷七凡二十七首起元和五年春守都官員外郎為河南令迄六年竝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師辛卯年雪以上五年作以下六年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送鄭十校理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本名涵以文宗

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
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按送鄭十校理序
云天子聚書集賢殿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校理則
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
為校理愈為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生始進仕求
告來寧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
與留守之從事載酒肴席鼎門外盛賓客以饒之各
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公為都官元和四年六月詩
中言為春景蓋五年作五年
改河南令是在未改之先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

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嘒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

去翔寥廓

台鼎

北史楊椿傳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

新邑洛

書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雙

後漢書蔡倫傳選通儒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

天祿閣

三輔皇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漢書司馬相如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

河南令舍池臺

新唐書韓愈傳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

郎即拜河南令按以下諸詩為河南令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

波瀾量斗碩古石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長令

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

斗碩

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知人吏

南史庾於陵傳除東陽遂安令為人

蛙黽

越語鼃鼃魚鰲之與

史記滑稽傳杯盤狼藉而鼃鼃之與同階

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書陸賈聲名藉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藉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為正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質凌清鏡濕卻無窮不得歸

盆池五首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蛙鳴

南史孔珪傳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當兩部鼓吹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

蕭蕭打葉聲

藕梢

爾雅釋草荷芙渠其根藕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踪影惟有

魚兒作隊行

魚兒

嶺表錄異邱中貯水即先買鮠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

鳴喚鬪雄雌

聖得

說文聖通也按聖得難解或唐方言大抵如杜遮莫白格是之類頗多新書中又有實錄人語不能改文者皆方言也揚雄方言一書甚有功惜後世無為之者遂致世說新語中多不可曉而梁人劉峻之善注者亦惟有置之不論矣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

涵泳幾多星

涵泳

左思吳都賦涵泳乎其中

劉貢父詩話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直諧戲語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餅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按劉與或兩說一言正一言變也大歷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元白劉中山杜牧之輩不得其拗峭而惟取其姿制又成格一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原注得起字按石洪墓誌洪字

十餘年河陽節度烏重裔以幣走盧下為佐河陽軍又送石處士序云河陽節度使大夫烏公為節度之

雅雨堂

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先生告行於常所來往東都之人士各為歌詩六韻愈為之序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

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

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種樹書史記秦始皇紀所不去避世士何承天樂府古有

鉅鹿常山新唐書地理志邢州鉅鹿郡鎮州常山郡皆屬河北道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王承宗

反詔中人吐突承璀討之無功五年六月詔洗王承宗復其官爵

招楊之果一首方云之果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果或作象之字訛也云公為河

南令之果自山中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
平地馬羈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
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果南山來文字得我
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果歸失得柏與馬之果
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果歸入門思而悲之果別我去
能不思我為灑埽縣中居引水經竹閒囂譁所不及何異山
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
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作詩招之果晨夕抱飢渴

車蓋釋名車蓋在傷根漢古詩采葵莫傷振迅鮑昭舞鶴

失得朱子曰失得之計百家書夏侯湛抵疑頗闕六有

觀於柏馬可見耳雅雨堂

肉與魚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 綴緝

任昉王文憲集序綴緝遺文永貽世範

獨學陋

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不遠復

卦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云時之眾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相馬之喻而後之

工畫者遂作為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作詩為之

銘曰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

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

眾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

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而後學矣覽

者無以為異

按此說不但失韓詩竝失蘇詩蘇非駁韓別有寄託耳

燕河南府秀才

自注得生字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

二十按新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

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孝有明算此歲舉之常選也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選之尚書省而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令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者艾序長少焉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麤通為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云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畧如此河南府秀才蓋由州縣升者所謂鄉貢也時元和五年仲冬公為河南令而舉燕禮故作此詩

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

年冬房公尹東京功曹上言公是月當登名乃選二十縣試

官得鴻生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

剛吐鏗轟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

昌黎詩集卷七

七

九

雅雨堂

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
 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
 肴果相扶檠一作擊芳茶音徒一作茶出蜀門好酒濃且清何能充
 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
 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直利

切子榮

房公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河南尹杜鴻生揚兼卒十二月以陝虢觀察使房式為河南尹

羽獵賦

於茲引吭爾雅釋鳥鏗轟廣韻鏗鏘金石聲鏗鉤乎鴻生鉅儒引亢亢鳥籠鏗轟鐘鼓聲相雜也轟羣車

聲周公

史記魯世家周公營成周維邑遂國之芳茶爾雅釋木檟苦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芳茶

冠六權公

新唐書憲宗紀五年九月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

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按詩類載此題為省試詩蓋河南試士而公為河南令主燕禮時效之也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
 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
 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仇名

償冤

崔融嵩山碑精衛銜木而償冤專精淮南覽冥訓專精厲意上通九天刺客傳太史公自

序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新唐書盧仝傳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

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
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

肩虛器切夔平秘切一作夔頑無風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東

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星

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玉川

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

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腹何

處養女百醜形或作爬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

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

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

九無噉祖銜切名赤龍黑鳥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音唐撐婪

與盧舍切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

天羅磕一作匄幣一作匄何處逃女或無刑玉川子立於庭而言

曰地行賤臣全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剗凶墓腸

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

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東方青色龍牙角何

呀呀音牙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

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秃翅涉加切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

呀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蟇於菟音烏

蹲於西旂旄衛蘇舍切髦所加切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一作

徒

蜡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

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娥扶女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

星羅此外内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埽除慎勿許語令啾

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

箸下腹嘗其蟠音婆依前使兔操杵白玉堦桂樹閑婆娑怕娥

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雖

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

還女月明安行於次盡釋眾罪以蛙磔死

斗插子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注招搖北斗僵

立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三月樹卒自立故處負翼詩蕩内翼于中國傳翼怒也張

衡西京賦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狼狽後漢書崔烈傳狼

巨靈鼯鼠月喚作白玉盤狼狽狽而走西陽雜俎

上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腿油燈古樂府

燃燈不下炷水經注古蝦蟇史記龜策傳日為德而

有油那得明老傳言蝦蟇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

烏月為刑而相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杷

沙王云黃帝四目方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

曰李賢後漢書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按重明淮

黃帝四目蓋如虞書舜典所云明四目達四聰也重明淮

修務訓舜二瞳偏盲呂覽明理篇其日十日淮南本經訓

子是謂重明有薄蝕有偏盲十日堯時十日竝

出魚頭生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有一老姥每食輒有小

殺縣令駿馬令掘地求蛇無所見遷怒殺姥此後雷風四

十五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俱陷為河

食八九司馬相如子虛賦嚙說文小赤龍黑鳥按赤龍

九歌東君章駕龍朝今乘雷李賀詩啾啾赤帝騎龍
來王云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鳥也鳥一作鳥

撐拄也 **婪酣** 注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大肚** 北史齊文

楊愔體肥呼 **天羅** 陳書高祖紀回茲 **磕市** 王云磕市者周也 **西北**

為揚大肚 **附耳** 漢書韓信傳張良陳

北之卦也 **丁寧** 漢書谷永傳 **附耳**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 **漏洩** 左傳言語漏洩職女之由 **青龍** 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獸朱鳥西方金

也其獸白虎北方 **牙角** 薛綜麒麟頌德以 **呀呀** 說文張

水也其獸彘武 **官** 楊惲報孫會宗書總 **爵啜** 說文爵齧也啜嘗也 **官家** 容齊四筆漢

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赤鳥** 傅休奕伯

下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 **鳥啣書至天命瑞周文** **觶沙** 說文觶擊獸也一曰下大

吻 釋名吻免也入之 **於菟** 左傳楚人 **麋** 廣韻麋角上廣也 **白帝**

則碎出則免也 **於菟** 謂虎於菟 **麋** 廣韻麋角上廣也 **白帝**

祠 史記封禪書秦居西垂作西時祠白帝漢書郊祀志宣

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按唐六典立

秋之日祀白帝其西 **禮** 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歲

方三辰七宿從祀 **禮有加** 左傳晉侯見禮 **插齒牙** 漢書東方朔傳臣

虎為其食 **禮有加** 鄭伯有加禮 **插齒牙** 觀其插齒牙樹頰

田豕也 **縮頸** 史記龜策傳龜望見宋元王延頸而 **卜師** 周禮春

之四兆 **燒錐鑽灼** 周禮春官華氏掌共燧契凡卜以明火

篇神龜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筭 **星羅** 班固西都賦 **內外**

史記龜策傳灼龜觀兆變化無窮 **星羅** 班固西都賦 **內外**

官 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 **不足科** 後漢書黃香

罪輒務 **弊蛙** 朱子曰弊蛙猶卓茂言傲人也 **不足科** 後漢書黃香

求輕科 **弊蛙** 從斃字蓋此時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

按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主

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汝為傲人矣蓋言其無人道也 **主**

府官 按後漢書百官志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

珍膳之屬其屬有太官令掌御飲食主府官當謂此

昌黎詩集卷七

雅雨堂

也左傳蟠其腹杜預曰蟠大腹也兔操杵白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

腹古樂府董逃行玉兔長跪擣藥蝦蟇桂樹俗傳月中仙

丸傳休奕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桂樹俗傳月中仙

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婆娑爾雅釋木注恒娥淮南

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婆娑枝葉婆娑注恒娥淮南

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室家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

王母恒娥竊以奔月室家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耳屬地蜀志秦宓傳張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高處而聽

之知意朱子曰謂天感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

按新書盧仝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韓愈稱其工方崧

卿以為稽之歲月不合蓋譏元和初宦官橫恣朱文公以

為宦官之說為未必然而亦以新書為謬洪容齋則祖崧

卿而詳說之謂庚寅去憲宗遇害之時尚十年盧仝詩當

為吐突承璀用事而作以愚觀之崧卿之駁新書容齋之

祖崧卿皆誤認元和逆黨四字為庚子陳弘志弒逆之黨

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黨故未知新書之是并朱文

公亦未及詳考也韓詩刪盧原本甚多以致其旨隱約按

盧詩恒州陣斬鄴定進鄴定進者討王承宗之神策將承

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帥討之承璀無

威畧師不振神策將鄴定進及戰北馳而債趙人害之是

則承宗抗師殺將逆莫大矣史書鄴定進死在元和五年

韓詩元和庚寅盧詩新天子即位五年時事正合是詩自

為承宗叛逆而發新書以為譏元和逆黨特渾其詞耳未

李忠臣洪容齋以為是時秦死二十七年何為而追刺之

當是用董賢秦宮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璀以愚觀之舊

說是而洪說又非董秦者史思明將歸正封王賜名李忠

昌黎詩集卷七

卷七

十

雅雨堂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此明證也盧詩凡一千六百餘
字昌黎芟汰其失而于酈定進董秦諸語明涉事跡者又
皆削去詩語較為渾然而考核事實虛詩為據

按宋人詩話往往好左右袒而不知其失言如山谷較量
北征南山得矣其于人問韓孟聯句疑為韓改孟者山谷
言孟或改韓韓何能改孟是則過論孟詩云詩骨聳東野
詩濤湧退之其自論蓋與相當學林新錄于此詩言盧險
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是則腐
談題不曰刪而曰效韓之重盧甚矣何必以尺蠖之見繩
墨蛟龍哉

書月 按新舊唐書天文志無
書月之事姑附編於此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
汝目瞽

玉盃 南史沈炯傳茂陵
玉盃遂出人閒 泥土 黃香責髯奴
辭汚穢泥土 白石補 列子湯
問篇天

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 謝莊月賦日以
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 陽德月以陰靈

辛卯年雪 以下皆元和六年作是年夏行尚
書職方員外郎自河南至京師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
排拶 姊末切 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

衛髮髻 音三沙 振裳衣白霓先啟塗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

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
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六年 云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
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陰夜飛雪 寒氣 記月令
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仲春行 一尺圍
秋令則寒氣總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 一尺圍 顧
嗣

立曰左傳凡平地尺為大雪按此云雪花一尺圍蓋言雪片之大非謂所積者之厚也一尺亦極言之耳排抄

廣韻抄過抄孫髮髻郭璞江賦綠苔髮髻乎研白霓屈原

白霓霓霓嬰弟胡為此堂玉妃靈寶赤書經太真命筆玉妃拂筵

誰氏子原注呂氏子吳莊子外物篇不知其誰氏之子按公集河南少尹李素墓誌素拜河南少

尹行大尹事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公立之府門外

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蓋吳始入山時作既知其姓名而題

曰誰氏子者猶詩何人斯賤而惡之著其無母之罪也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

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

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

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去聲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

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

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

持送似

癡狂淮南傲真訓或通於王屋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翠眉宋玉

子好色賦哭穿市左傳哀姜將吹鳳笙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

省如翠羽行險怪按終南仕宦捷徑昔人所譏然往

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日教弄玉吹似鳳聲鳳皇來靈

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

郭璞遊仙詩行險怪往有售其術者況憲宗晚喜方士

靈妃顧我笑此時諒有其漸呂灵入山旋出詣尹其意居然可知

詩云時俗輕尋常蓋誅心之論而亦可以慨世矣貴仕

左傳有大功傳說按傳說即如列仙傳之類漢書藝文志

而無貴仕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是也蔣之翹注乃

作傳說殊失古字詩意神仙二句破學吹
鳳笙之妄君相二句警力行險怪之非 乾死李白詩乾
死明月魂

無復玻 窮山華陽國志初先主入蜀嚴顏拊心歎
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
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
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
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
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
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
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

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
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
跨綠駟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
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
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
厥無基趾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
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闕一作
瞰 渾舍驚怕走
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
賊曹呼伍伯一作
五百 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

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
 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
 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
 遣長鬚致雙鯉

長鬚黃香責髯奴辭我觀人鬚長而復黑豈若子髯既亂且緒**不裹頭**北史蕭登惡見人髮白擔輿者

赤脚杜甫詩安得赤脚蹋層冰**結髮**漢書儒林傳梁邱賀薦施讐結髮事師師古曰言始

薄少諸葛亮與吳王書所遺白晁薄少重

留守大尹韓愈外集河南府同官記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守文武

掩耳左傳荀躒掩耳而走**水北水南**公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少室山人新唐書李渤傳渤字濬之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

鞍馬吳質答東阿王書情踴躍

高價鮑照

兩以諫官徵按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

三傳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行見三

抱遺經後漢書卓茂傳劉宣抱經書隱避林藪

東高閣晉書庾翼傳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遭驅使臨漢隱居詩話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

兩以諫官徵按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

抱遺經後漢書卓茂傳劉宣抱經書隱避林藪

東高閣晉書庾翼傳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遭驅使臨漢隱居詩話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

兩以諫官徵按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

三傳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行見三

抱遺經後漢書卓茂傳劉宣抱經書隱避林藪

東高閣晉書庾翼傳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嘲同異與全
深於經而見虛傳者當知退之不妄許人也驚眾頗
馬異結交詩昨日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驚眾延
異今日同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兮異不至

之五君詠越綠駢方云綠駢今本二字皆以馬按穆天子
禮自驚眾綠駢傳荀列史漢皆作綠駢郭璞注穆天子
傳云綠駢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添丁王云全有丁口
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

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
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
人一項其八十畝為立言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立言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離騷帝高陽十世宥左傳猶將貽厥詩文王有聲詒厥孫
之苗裔兮十世宥十世宥之貽厥謀容齋四筆杜韓二
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懷其望呂葛山鳥山花吾友干友
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鄙為爾惜居諸誰謂貽

厥無基基址漢書疏廣傳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
之類是也基址顏氏家訓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耳
而乃愛護惡少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騎屋山史記魏世家
遺其基惡少飲食可謂惡少者也

危令行禁止淮南主術訓令行良有以魏文帝與吳質書
以也赤縣令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賊曹後漢書岑晷傳
良有赤縣令河南縣赤屬河南道賊曹以張牧為中賊

曹伍伯按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為伍伍長為伯
吏伍伯故稱伍伯後漢書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章昭辨
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鼠輩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儀容輕慢尸諸市左傳尸崔長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尸諸市左傳尸崔長
養節記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命有司效尤左傳尤而效
省園圍去桎梏母肆掠止獄訟

戮僕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前史傅亮感物賦考舊聞於
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前史訪心迹於汚隆
羊酒後漢書鄭均傳常以八月長謝不敏左傳使士文雙
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鯉古詩飲馬長城窟行客雙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李花二首臨漢隱居詩退之李花詩夜領張徹投
盧仝云云正寄盧仝詩所謂買羊沽酒謝
昌黎詩集卷七
五
雅雨堂

不敏偶逢明
月耀桃李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
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币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
見芳意初萌芽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泣然為
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
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繞百币魏武帝短歌行繞樹三币何枝可依
反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
解顏列子黃帝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冰盤拾遺記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
碧實洞冥記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傅休奕李賦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
斥去不御張衡思立賦斥西施而不御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
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
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
生思慮無由邪

紛拏方云董彥遠云拏从如今人从奴唐韻以拏為或體非也考相如大人賦騷擾從其相紛拏王逸九思
縞裙練帨詩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說文縞鮮色也練凍繒也詩野有死麕無感
玉皇家靈異經玉
齒牙南史謝朓傳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未為時知今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無邪詩駟思無邪

昌黎言集卷之十一
樊汝霖云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竝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駟螭音巨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不相從

顧嗣立曰按杜子美集有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生久伴狂真可哀又春日憶李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太白集有送杜二詩云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

開又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云思君若汾竝世化民乎不得官云東野前一年方罷河龍鍾方云文不滅況於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龍鍾當作躡踵盧仝詩盧子躡踵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按新序孫卿曰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字異而音當上聲然義則相近又古琴操卞和獻玉歌空山歎歎涕龍鍾則此二字由來久矣青蒿詩夢我匪倚長松按詩類弁薦與女蘿施于松上世說毛義伊蒿樹此蓋師其詞低頭史記日者傳伏軾雲龍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知音者誠希

古詩十九首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按公與馮宿論文云僕為文久每自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文章一道作者固難識者正復不易故深有感於古詩之語然爾時從公遊者如李翱張籍皇甫湜輩蓋未嘗輕相許可此詩大抵

亦為東野而作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莎柵聯句

原注河南谷名云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公與東野作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然不得而詳矣按此說深求之非也亦如前送別之

耳詞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無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咽絕王云斷續聲也風櫪孫云櫪木名亦作櫪風櫪為風所吹軒舉飄揚也斷腸鮑照詩野風吹

草木遊子心腸斷

雙鳥詩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

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舌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萬象

拾遺記皇娥歌萬

聒耳

王逸九思鵠鳴今聒

百舌

收

乃收聲

挑挾

者說文

挑挾也

挾挑也

出

門

誅求

左傳誅

求無時

九疇

書洪範

天乃錫禹

洪

百蟲

百鳥

方從閣

杭蜀本

作七

鳥謂月

令七十二

七鳥

謂月令

七十二

候之

蟲鳥也

朱子曰

百蟲即

上文之

蟲鼠百

鳥即上

文之

不備

又鳥既

為七十二

候之

鳥而但

云七鳥

則詞既

有所

不備

又鳥既

為七十二

說也

尸子虎

豹之駒

雖未

生塵絕

流

列子湯

問篇夸

父渴

欲得飲

赴飲河

饗之

尸子虎

豹之駒

雖未

生塵絕

流

列子湯

問篇夸

父渴

欲得飲

赴飲河

成文而

已有食

牛之氣

未

生塵絕

流

列子湯

問篇夸

父渴

欲得飲

赴飲河

足神

仙傳麻

姑云向

到蓬萊

又水淺

於往日

豈將復

為陵陸

乎王遠

歎曰聖

人皆言

秋已有

此說矣

朱子之

說最的

從此推

之則所

謂各捉

一

處囚者

謂孟為

從事已

石鼓歌

元和郡

縣志石

鼓文在

天興縣

南二十

里許

其文即

史籀之

迹貞觀

中吏部

虞褚歐

陽共稱

古妙雖

歲久謠

闕然遺

迹尚有

可觀

而歷代

紀地理

志者不

存紀錄

古錄石

鼓文久

在岐陽

初不見

稱於前

世至唐

人始

盛稱之

而韋應

物以為

周文王

退之直

以為宣

王之鼓

在今鳳

翔孔子

廟中鼓

有十

先時散

棄於野

鄭餘慶

始置於

年向傳

師求於

民間得

之十鼓

乃足其

文可見

者四

百六十五

磨滅不

可識者

過半然

好古不

妄者予

姑取以

為信耳

至於字

畫亦非

史籀

不能作

也按以

下行尚

書

職方員

外郎至

京師作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

昌黎詩集卷七

卷七

九

雅雨堂

將奈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
 受朝賀諸侯劔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
 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
 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呵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
 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劔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
 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
 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唐何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居綺切
 墟之石切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

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羶苞席裹
 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駱一作駝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
 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
 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剡一九切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
 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
 詎肯感激徒婣衣檢切嬰阿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
 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趁姿媚數
 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乃多切方
 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
 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張生張籍周綱陵遲鄭康成詩譜序後王稍更陵遲宣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王蒐岐陽王云今岐山縣舊曰岐陽韻語陽秋左傳周成王蒐于岐陽昭公四年岐陽言蒐而韓退之

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

刻石表功燁煌煌是也歐陽永叔云前世所載古遠奇怪之事虛而難信况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

說也按韻語陽秋謂成王見於左傳文宣史無明文故有此辨然古書之不傳者多矣周之西都岐陽之蒐諒亦非

一以為宣王者亦就籀體別之以車攻吉日詩體例之耳但韋詩以為文王未審果有據否下文又曰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竊意周文大獵本宣字之訛而集古錄遂仍其謬強而為之說曰文鼓宣刻其亦不近於理矣今本草詩

曰周宣大獵岐之陽勒成班固東都賦憲章嵯峨張衡西

蓋後人所改正也稽古封岱勒成嵯峨京賦嵯峨京賦嵯峨京賦

峨嶮業按藹嵯峨說文搗呵說文搗手指也隸科出於皇帝之

世倉頡本鳥跡為字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共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

名遂效其形耳篆捷也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亦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

棺也證知隸自珊瑚碧樹班固西都賦珊瑚古鼎躍水史記

出古非始於秦珊瑚碧樹碧樹周阿而生珊瑚珊瑚古鼎躍水史記

封禪書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水經注周顯

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

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憲使數千人沒委蛇詩羔羊退食自

水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委蛇公委蛇委蛇委蛇

椅撫說文椅偏引也撫拾也梁簡文帝答湘遺義娥孫云

謂曰故入駝輿石鼓至太學不從留守鄭餘慶始遷之鳳

翔孔子廟故人謂鄭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及鄭餘慶傳元

和元年五月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九月改為國子祭酒

十一月拜河南尹未嘗有從軍右輔之事至三年乃檢校

兵部尚書東都留守至十三年乃為鳳翔隴右節度使今

詩言元年之事而伯順以鄭餘慶當右輔云右輔右扶

之頗為未允恐故人別有所指也風即鳳翔府也

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卷七

三

雅雨堂

谷深至為艱險艾以鴻都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士水經注蔡邕

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剗苔剔蘚說文剗削也中朝

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漢書龔勝傳下將軍中朝者議後漢書黃瓊傳桓帝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左思魏都賦中朝有昶善曰漢

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大官左傳大石以下為外朝按此中朝非漢制但言中朝

所以身說文姁嬰敲火潘岳詩敲摩掌後漢書蒯子

庇也陰嬰也敲火如敲石火摩掌訓傳與一老

翁共摩西顧詩皇矣乃俗書樊云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

掌銅人春西顧俗書為篆為隸今又變為楷世俗博白鵝晉書

書耳非古書也王得臣塵史王右軍書多不博白鵝王羲

講偏傍此退之所謂義之俗書趁姿媚者也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

寫畢籠八代云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自周而下不

鵝而歸八代帝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

言之其秦漢魏晉元則那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懸河世

魏齊周隋八代歟則那那杜預曰那猶何也懸河世

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公立定何如孫曰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容齋隨筆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

宿遺義娥陋儒編詩不收八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

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車攻吉日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黃震曰嘗聞長者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悞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陸放翁嘗議其詠石鼓不當謂刪詩

時失編入此誠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謬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新唐書百官志司

一人掌門闕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按周禮地官之屬已有司門盧雲夫名汀見卷六赤籐杖歌注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倚天

昌黎詩集卷七

卷七

三

雅雨堂

更覺青巉巉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
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
緘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
地寸步局雲巖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醎日來省
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
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劊音嗟我小
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音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
真貪饒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音樓頭完月不
共宿其奈就缺行攢攢同摻一作織

終南潘岳關中說終南一名中龍尾龍尾水經注龍首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

樊川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倚天宋玉大
山成跡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倚天言賦長
劍歌外壯馬易明夷卦重銜杜甫詩鐵馬曲江康駢劇談
倚天外壯馬用極馬壯重銜馳突重兩銜曲江錄曲江池
入夏則菰蒲葱翠碧樂遊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春起樂
波紅蕖湛然可愛樂遊遊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
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遊案其
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者是也蓋本為苑後因立廟耳劉
石齡曰兩京新記亦名樂誦誦說文誦誦怯勇暗用光貪
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誦誦多語也怯勇武紀語貪
饒廣韻饒不廉孫云言拘於利祿完月朱子曰月蝕詩有
而不遊此山是為貪饒之人矣完月完完上天東之句
言月攢攢方云按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攢攢廣
圓也攢攢韻攢所咸切女貌按後世作織織鮑照詩始見
西南樓織織如玉鈎劉孝綽詩
秋月始織織蓋古今遞變也

送陸暢歸江南新唐書韋臯傳臯侈橫朝廷欲追繩

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
絲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
雅雨堂

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
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焉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承
相府誇映秀士羣鸞鳴桂樹閒觀者何續紛人事喜顛倒旦
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
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
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
永負湘中墳

舉舉方云唐人以舉能詩樊云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
止端麗為舉舉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翫

月云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
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
暢為儂相有詠簾詠行障催妝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
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

蕭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高第元暢元和
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元暢元和東宮軍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錄事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
軍事曹參軍事騎曹參軍事各一迎婦按公撰董溪墓

人詩云官佐東宮軍蓋參軍之屬也迎婦志溪字惟深丞

相隴西公第二子長女嫁吳郡陸暢古詩話陸暢娶董

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君為貴門女婿

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秀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人事

法婢子食辣麩始不可過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顛倒新唐書董晉傳晉子溪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

封州至長感槩按史記季布傳贊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

沙賜死感槩者非能勇也漢書作概師古曰感槩謂感

念局狹為小節槩又郭解傳少時陰門下士新唐書韓愈

賊感槩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槩也門下士傳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蚋蚋莊子天下篇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蚋一

署觀察推官蚋蚋蚋之勞者也碑雅釋蟲說文曰秦晉謂

之蠅楚湘中墳董溪墓志溪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

子居中始奉喪歸云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無本師歸范陽

原注即賈島也新唐書賈島傳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

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講詰之久乃得釋樊云此詩元和六年冬作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

角牙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覩襲兮窞徒感切天陽熙四

海注視首不領鯨鵬相摩窞蘇骨切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

固已謝黠黠音音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

造平淡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蕞一作榛孤翩起

連葦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我何能無殊嗜昌歎徂感

切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桑感切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

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頗若感切領胡感

切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懣音音猥颺攪空衢天地與頓撼音音

勉率吐歌詩尉古慰字女別後覽

手攬釋名攬斂也斂置手中窞易坎卦習坎入於坎窞首

不領李本作領方云說文領低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頤朱

子曰說文領五感切引衛獻公領之而已為證則與

領字自不同也然左傳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

頗領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領為是然頗領字見楚詞與不

領義不摩窞司馬相如子虛賦嫫嫫窞窞上乎金隄說文

同也飛摩蒼天摩指鵬穴中莊子齊物論則人固受滂葩

卒出者指鯨王說非也黯黯其黯黯注暗昧不明也滂葩

按滂沛舒慘張衡西京賦夫人在陽菡萏爾雅釋草荷芙

紛葩也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菡萏爾雅釋草荷芙

於冬初相去無幾耳因島出自寒微又性狷狹故得以誣
之劉栖楚為京尹事在敬宗之世即撫言所云亦安知其
不謬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目錄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贈劉師服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秋懷詩十一首

石鼎聯句

并序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送劉師服

寄皇甫湜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斯立

贈崔立之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

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徑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江漢一首答孟郊

廣宣上人頻見過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

道士

答道士寄樹雞

送張道士

奉酬振武胡十二文大夫

卷八凡五十四首卷首至石鼎聯句元和七年以職

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時作孔雀詩以下八年改

橫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
芒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
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
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
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
不待彈劾歸耕桑

開張漢書揚雄傳嵌巖巖其天井水經注白水東南流歷

曰馳太行之巖峻入天井之高關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

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新唐書地理

志澤州晉城縣有天長劍倚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

井關一名太行關孫云水自天井傾瀉而下

如長劍太行書禹貢太行恒衝風屈原九歌與女遊兮九

之倚山太行山至于碣石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落天外劉石齡云李白望廬山瀑布詩飛飛雨水經注寒

似若瀑布頽波激石散若雨灑王云謂吹此長劍之水

漂散如雨蔣云詩言大風吹水漂散作雨而灑洛陽也

川朱子曰燕川方口皆木蕨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馬頭

數披謂之蕨基本草稱為木蕨或以此耶馬頭

經穀水出弘農屯池縣南穀陽谷注云今穀水出於嶺東

馬頭山穀陽谷考新唐書地理志屯池屬河南府則馬頭

溪或即山方口云公盆池詩恰如方口釣魚時即其地

下之溪也方口也按方崧卿盆池詩注云方或作枋唐屬

衛州桓溫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及盤谷子詩只作方

口朱子曰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

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

衛州而濟源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

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余竊謂朱子之辨有未核者按

水經注沁水南逕石門晉安平獻王孚與河內水利因太

行以西王屋以東眾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於去堰

五里以外取方石為門用代木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

又云于沁水縣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考之晉書桓溫傳溫至枋頭使開石門以通運正與此合豈非即其地乎又按新唐書地理志孟州濟源縣有坊口堰則方口盤谷同在濟源矣孟郊集有遊坊口詩云一步復一步出行千里幽為取山水意故作寂寞遊太行青巔高坊口碧照浮明明無底鏡泛泛忘機鷗又與王涯遊坊口柳溪詩云萬株古柳根擎此磷磷溪野榜多屈曲仙淶無端倪則非盤谷旁近小地明矣要之枋坊三字不同其地則一崧卿誤以為屬衛物外張衡歸田賦苟縱心於撲筆祝州朱子亦未深考耳物外宋玉對楚王問國中太撲擲慨慷魏武帝短歌行慨屬和屬而和者數千人太倉史記李斯傳斯見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手版世說王子猷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譬如鼠矣手版有爽氣隋書禮儀志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版唐輿服雜事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搢之於腰帶中後代惟八座尚書執笏白筆綴手版頭餘但執手版不執筆示非記彈劾後漢周燮傳序閔仲叔投劾而去也事官也注按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贈劉師服

舊注服一作命按師服師命皆無關輕重之人其疑為師命者以據昌黎有送進士

劉師服東歸詩云不自求騰軒則師服為矜慎名節之人師命放誕不羈時越行檢如劉生詩所云越女一笑三年留正與朱顏皓頸句相映但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忠州安置師服配流連州亦未能全令名則此詩或贈師服亦未可知不足定一是也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

十餘皆兀臲一作兀臲或作杌隍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嚼

丑之切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飭粟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

後日懸知漸莽鹵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

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羸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

形於書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巨緡東釣儻可

雅雨堂

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呀豁

司馬相如上林賦呀豁問

匙抄

杜甫詩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又飯抄雲子白

牛呵

玉篇呵牛噍也

楞嚴經

莽鹵

方云鹵莽本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然唐人多倒

橋梵鉢提有牛呵病用之柳子厚沈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

太公兩齒

韓詩外傳

樂天養生仍莽鹵始覺琵琶絃所用同也

虞翻十三

方云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

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

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可考也耶

顧嗣立曰按

三國志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

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拾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語出吳書公詩用

此崧卿祇引髮白齒落而不及此豈未之見耶按此事正

與惋恨形於書合但十二非十三也傳寫誤耶抑韓公別

有所形骸外莊子德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今子與我

據取形骸外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

過鯨魚膾陋一飽鯨魚何足膾謂此也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原注崔羣新唐書羣傳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數陳讜言憲宗嘉納餘見卷四遊青龍寺贈崔大補

闕詩云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

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

客無由拾落莫意謂職在虞庠去堯階遠矣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

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

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冷池邊臨倒照檐際送橫

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

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

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免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烟共

翠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攜霞錦追歡罄縹緜郡

雅雨堂

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局風臺觀濕

漾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糞

出東溟顏延之詩元天高對日釋名望月滿之名也月躔北列日觀臨東溟對日在東日在西遙相望也

次呂氏春秋月虛徐詩北風其長河列宿謝莊月賦列宿掩綉長河韜映

臯禽謝莊月賦聆臯禽之夕聞牖光陸機詩明輝斜玩飛花之入戶看

斜輝之沈約詩秋月明如練按詩意謂壁流光而似練沙散彩而如星也琢句精工能狀難

度察射沙星沙碧溪詩話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景狀之

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詞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

窸烟幕疎鳥沙篆印迴平詠月云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

星縹緗曹植七啓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李善曰縹綠色而微白也按此云縹緗指緗色也鄒陽酒賦清醪既

成綠瓷既啟潘岳笙賦披黃郡樓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

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醪

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公俄率左右步來諸賢隴笛

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蔣云笛曲有右掖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洛關山月故云

書注掖門在兩混漾曹植節遊賦望冰砌謝莊月賦連觀

旁若人之臂掖洪池之混漾冰砌霜縞周除冰淨

階說文砌虞庠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落糞張協七

英之朝落悼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落糞命悲糞

望舒之夕缺

秋懷詩十一首按自宋玉悲秋而有九辯六朝因之有秋懷詩皆以搖落自比也此詩云

學堂日無事乃自員外郎下為國子博士時作

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

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

雅雨堂

昌黎詩集卷八

執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披拂

莊子天運篇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浮生

莊子刻意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

一作憔悴一作凋

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

得所松栢不必貴

四牆

襄陽者舊傳蔡瑁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

彼時何卒卒

音猝

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學堂

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

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

多怨

卒卒

司馬遷報任安書卒卒無須臾之間

曼曼

屈原九章終長夜之曼曼今掩此哀而不去

犀首

史記陳軫傳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見之陳軫曰廉頗

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又犀首者名衍姓公孫氏

史記廉頗傳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

還報王曰廉將陳迹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軍雖老尚善飯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

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有

蛟寒可曾惜哉不得往豈謂我無能

惻惻

潘岳寡婦賦情惻惻而彌甚

湫水

樊云此即南山湫也蛟即南

何為兮水上

山詩所謂凝湛閔陰罟者也

按明人唐汝詢曰有蛟寒可曾四句為憲宗之世朝政漸

蕭宜討不庭而已無權故有是歎但槩云憲宗時未有以

雅雨堂

定其何年所作以余觀之殆為王承宗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災王承宗常蓄叛謀至是始懼天罰兇氣稍奪先是裴度極言淮蔡可滅公亦奏其敗可立而待執政不喜至是以柳澗事降為國子博士故曰惜哉不得往也南湫之蛟特借喻耳若誠言蛟不足入秋懷也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斂退就

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音梗名浮猶有恥

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必郢切

虛警顧嗣立曰顧炎武云陸機歎逝賦節循虛而警至按此說未妥循虛警至言時節於空中警動而至此何

可抱耶大抵警猶驚也露泣蟲弔方云謝靈運詩花上露乃感感焉時懷怵惕耳

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泣柯古詩於露用泣字非一朱子曰按檀弓孔子泣然流涕則泣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夷塗陸雲詩假我夷塗頓不忘驅名浮記表記恥名幽屏按舊注引左思

尤切尤切

吳都賦雜插幽屏李善注幽屏生處也按詩意豈可謂即此是生處耶當用曹植出婦賦遂隳頰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蓋謂屏居耳又卷六東都遇春詩即事取幽迸正可與此參看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牕同同喪懷若

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免其頑王

事有朝請

同同江淹詩同同秋月迷方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子明憑軒詠堯老

顛倒者鮑照詩南國朝請漢書劉向傳賜望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

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

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

纜不如覩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羸餘所要石與甌都濫切一

作儋又作擔

汲汲

陶潛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微絃

嵇康琴賦絃以園客之絲微以鍾山之玉真濫樂記

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

乘風船

晉書王濬傳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

曰風利不羸餘

羸餘

後漢書馬援傳致求羸餘但自苦耳甌列子湯問篇狀若甌甄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吹燈

按吹有二義淮南說山訓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如王僧孺詩月出夜燈吹此吹滅也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烟燃開元天寶遺事蘇頲少好學每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此吹然也公詩正如此屬有念鮑照詩幽居屬

有念含意未連詞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瑩一作瑩若摧琅玕謂

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

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為君

駐塵鞍

葉乾

蔡琰胡笳十八拍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望舒實

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公羊傳夜中星實

如雨蔡云聞葉聲琤然飛轍

飛轍

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晷景

昌黎詩集卷八

卷八

雅雨堂

釋名畧規也如規畫也景境也明所照處有境限也

跳丸按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蓋古人角觝戲中有跳丸之戲故以喻日月之迅疾也某注引莊子東西跳梁未切至杜牧詩日月兩跳丸則祖此也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世累忽

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詰屈避語冥冥

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

令

收聲記月令雷乃收聲疊疊宋玉九辯時疊疊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詰屈相梁詩迫害詰

屈幾心兵莊子庚桑楚篇兵莫憚於志而鏌鋣為下按李窮哉心兵義山心鐵已從甘莫厲劉又磨損胸中萬古刀皆此千金棄莊子山木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

值遇婉變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

滅豈足道

揚揚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生不早王云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

婉變詩甫田婉今變今蟄龍蛇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樊云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邕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有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劉辰翁曰秋懷詩終是豪宕非選體也

昌黎詩集卷之八

雅雨堂

黃震曰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斂退之意

按昌黎短篇以此十一首為最樊劉二說皆有可取蓋學選而自有本色者也文選之學終唐不廢但名手皆有本色如李如杜多取材取法其中而豪宕不踐其跡韓何必不如是耶薦士詩之所斥者但謂齊梁陳隋耳非謂漢魏晉宋之載在文選者也吾家不蓄文選只李德裕放言高論而德裕會昌一品集之詩文具在也其與文選何如耶孟郊秋懷十六首與此勅敵且有過而無不及

石鼎聯句 并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古髻字當句斷喉

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神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

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
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
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
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
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
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
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

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
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
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
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夔夔音形二子亦困遂坐
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
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
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
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洪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
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
雅雨堂

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
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
煎燭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濶止於是矣不應
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
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耶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
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
鳥范陽人彌明衡山人鳥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
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
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公作則若出一口矣
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耶蓋聞君子
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朱子曰此詩
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
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
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
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
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
好事者因此事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

彌明 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

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彌

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睨睨華縮切一作宛無刃迹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

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

彌明 諸本此下無彌明字朱子曰此

似二子譏或訝短尾銚音遙又徒弔切又似無足鐙

楚庚師服 可惜

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炮

徐也 無計離餅罌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

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

服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

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

喜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橙徐庾切一作振磨礪去圭角浸潤

著直畧光精願君莫嘲諑此物方施行彌明

巧匠斲左思魏都賦剗劂山骨博物志地以名山吞聲鮑

詩吞聲躑茵蠢張衡南都賦芝水火爭周禮天官亨人掌

其閒注小鼎購受水而火炊之戰馬纓左傳鞶厲游纓

如索 秋瓜蒂漢古詩甘瓜抱苦凍芋史記貨殖傳汶山之

義曰蹲 一塊說苑舟之僑曰為一人施細泉庾信詩淵險

泉 輸寫漢書趙廣漢傳吏洪鑪魏志陳琳傳鼓皖皖莊

在纏繳之中 鈔鑿方言盪謂之盪或謂之鈔說文鈔溫

字也邵長蘅韻畧鑿釜屬有耳三足溫酒器寒食球荆楚

也古樂府三洲歌湘東醪醑酒廣州龍頭鑿寒食球歲時

記寒食為打毬之戲新唐書百官志中尚署令寒食獻毬

按此戲又曰白打晚唐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

分白打錢蓋 灰炮說文炮仙藥曹植詩王子奉仙羊羹中

紀唐之實事 灰炮說文炮仙藥曹植詩王子奉仙羊羹中

國策羊羹不遍 形模王褒詩夫漏洩新唐書百官志中書

司馬子期怒 形模王褒詩夫漏洩新唐書百官志中書

洩二曰稽緩三曰橙淮南齊俗訓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注

違失四曰忘誤 橙橙極同舉也升出溺人謝以牛也廣

韻釋詰橙揆也按說文橙即拯字也無平聲洪本作振謝

惠連祭古篆文以物振撥之善曰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今

按廣韻十六蒸雖收拊字而十二庚不收橙
 字只有振字此詩未嘗出韻宜作振為是
 光精邯鄲淳
 述天地交和蔡邕獨斷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
 日月光精後漢書馬防傳至冬始施行
 按此借石鼎以喻折足覆餗之義刺時相也
 鼎鼎水火四字序言元和七年時李吉甫同平章事史稱
 吉甫與李絳數爭論於上前故曰謬當鼎鼎閑妄使水火
 爭上每直絳吉甫至中書長吁而已故曰直柄未當權塞
 口且吞聲吉甫又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故曰一塊元氣
 閉細泉幽竇傾吉甫自為相專修舊怨故曰方當洪爐燃
 益見小器盈又時勸上為樂李絳爭之上直絳而薄吉甫
 又勸上峻刑會上以于頔亦勸峻刑指為姦臣吉甫失色
 故曰以茲翻溢愆實責任使誠吉甫惡兵部尚書裴垕以
 為太子賓客欲自托于吐突承璀以元義方素媚承璀擢
 為京兆尹故曰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所奏請者不過
 減削官俸擇人尚主故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篇中
 言言合於吉甫的為李吉甫作朱子云託言
 彌明而醜其形貌以資笑噱使人不覺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新唐書武

元衡傳元衡字伯蒼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召還秉政韋
 臯傳臯字城武貞元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順宗立
 詔檢校太尉治蜀二十一年爾雅翼孔雀南人收其
 雛養之使極馴擾真山間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野
 孔雀至則倒網掩之云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秉
 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蓋追和也按以下諸
 詩皆八年作是年三月改比部中史官修撰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

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

鸞鳳友爾雅翼孔雀生南海蓋鸞鳳之亞翠角金華曹植鴟賦戴毛角之

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

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
 俱衰

和武相公早春聞鸞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
歌童作豔聲

錦城

華陽國志蜀郡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按洪譜舊編七年今按石鼎聯句七年十二月師服在京師此

詩云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是五六月閒景物自是八年夏作

猛虎落檻穿坐食如孤狔與豚同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

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

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

肆盧骨切兀一作冤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雖闕短一作

短關指日親晨殮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

可攀援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坐食

將云朱子曰坐當作求翹按坐字亦通語雖用史而亦稍變其意坐食者言不能外求而止食有限之食

也孤狔

漢書東方朔傳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史記陳平世家項王骨

屬低頭

蘇武曰低頭還自憐肆兀郭璞江賦巨石雲屯謝靈運詩春

高白晨殮

東晉補南陔詩馨爾晨殮家尊晉書王獻之傳謝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

中園

謝靈運詩中園屏氣雜清曠招遠風

若溪詩話昌黎送劉師服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尉云祇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辭

然貪饕苟得汚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為愈

按昌黎訓子姪詩多涉於名利宋人議之可也此詩攜持令名歸自是粹然醇儒之言若溪迂之何耶詩中骨鯁二

語從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得來

送劉師服按云與前詩俱八年夏作是也起云夏半與前時合送行詩再作者多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齎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與讐同豈不畏顛顛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

歲晚收

淅然朱子曰淅為淅瀝淒涼之義或作晰非草草范雲詩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

空霏難售詩谷風賈用不售耘其業按記禮運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所謂耘其業也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

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音治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驚晝睡何孟春曰退之此詩云盧玉川又有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叩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

斜封三道印句法意象睦州新唐書地理志睦州新定郡屬江南道垂四方如此豈真相襲者哉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冬十月丙申以大

雪放朝人有凍踣者雀鼠多死蓋非常之雪史冊所紀今此詩云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後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既是大雪時候又同宜為八年之作但公為藍田縣丞廳壁記在十年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而記云博陵崔斯立種學積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作記本不在到官之始或八年崔已為

藍田丞未可知也姑從史以俟考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
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
馬恐平羈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酏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
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餐思共飯夜宿憶同羶舉目
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崩奔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

落道平羈按落道失道也北史室韋國傳氣侯最寒雪沒馬杜甫詩

雪沒錦山齋梁簡文帝詩山齋開夜扉

水玉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按

喻其顏之清猶趙國策云先生之玉貌也

清顏陸雲詩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波濤按即前贈崔詩所云

高浪駕天輸不盡也

雄文獨玄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玄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云僕

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斯立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君乃
寄命於其閒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
賜食罷驂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鑿裁密豈念幽桂遺榛
管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歸來頌涕揜關卧心
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斲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
眼卧壯士大詔黃招切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
子懷偏慳朝欹暮惜子夜切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藍田關漢書地理志藍田縣山出美玉秦孝公置屬京兆尹新唐書地理志藍田畿縣有藍田關故嶢關有

庫谷谷 鬼鬼廣雅釋訓 鬼鬼高也 秩卑俸薄新唐書百官志 畿縣丞 一人正八品下 按唐六

典縣丞俸 且閑詩碩人 四牡有駟 既閑 犯嚴 按犯嚴猶云 肆

兀王云 高亢貌 按此云 羣 詩翁 洪云 指 斷荒棘 按孟郊寒

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岸童斷棘勞語言多悲悽又云幽

幽棘針村凍死難耕犁然則斷荒棘乃孟郊之實事也下

句所云清玉刻佩聯玦環其意難曉孫汝聽云珮玦環三

者喻孟詩之工殊為附會且與大詔挂壁無由彎獨於數

子懷偏慳無謂按郊寒溪詩又有斷玉掩骼尚吊瓊荒村

干之句清玉亦謂冰雪故取其語以悲之言其斷棘荒村

滿身風雪如玉 玦環白虎通 玦環之不周也 爾壯士 謂張

籍病 大詔詩小雅 形 挂壁 風俗通 應彬為汲令 請主簿 無

由彎北史崔浩傳 手不能彎 弓持矛 孟郊詩 劍刃凍不割

也 由用 朝欹暮偈宋玉九辯 憫悽增欹 今後漢書 光武帝紀

佳哉鬱鬱 葱葱然

贈崔立之按詩云 正當雨雪時 自與前詩相近 時作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

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

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

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好事漢書揚雄傳 時有好事 漆園吏 史記莊子傳 莊子名周 嘗為蒙漆園吏 正義曰

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 深泥周禮考工記 雖有

按此詩不足為法凡引古過演文且不可而況於詩焉有

寥寥小篇演至大半者演則精神不振演則氣勢不緊其

下又並無精神並無氣勢惟落落漠漠就繳六語以了之
此豈起衰八代者之合作乎一時敗筆人所時有但學者
不可樂其易為而效之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方云王涯為舍人見王適墓志本傳畧之顧嗣立曰

按舊唐書王涯傳擢進士第登宏辭科貞元二年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松卿云本傳畧之豈但見新書耶按涯貞元八年與公同年進士安得貞元二年先已拜官此必有脫字又非貞元十二年十二年公在董晉幕至二十年公貶陽山詩又必非是時作再考舊書涯傳元和九年正拜舍人而王適墓志云適入闕鄉南山中書舍人王涯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則此為九年之作無疑又按舊書憲宗紀九年正月己酉大霧而雪尤可為證以下諸詩皆九年作是年十月轉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

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

為有詩從鳳沼來

皚皚

劉歆遂初賦漂積雪之皚皚

鳳沼

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及守尚書令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

皇池諸君賀我耶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云李協律朝也新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本荆州南郡屬山南

道按李協律朝見公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此明據也新書朝傳云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不載其為協律然韓愈為張建封節度推官得試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史亦畧之則畧朝不足為異考朝生平履歷見於其文者蓋初寓汴州中第後曾佐滑州元和初分司洛中三年冬嶺南節度楊於陵辟為掌書記四年春赴廣州公作詩送之五年於陵罷鎮朝自江南歸佐盧坦於宣州數月坦遷侍郎入朝時李遜為浙東觀察使辟朝為從事六年曾至京師八月自京還東張籍寓書當於是時八年與皇甫湜書云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累求罷去尚未得九年正月乞假歸葬其叔自署云

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
是年李遜入為給事中翔官罷在家卧病食貧則其
歸荆南當在是時而協律之稱則仍其舊也及十二
年復應東川盧坦之辟十四年間削平淄青翔已為
史官再遷考功郎中下除朗州刺史長慶元年改舒
州三年召為禮部郎中四年復出為廬州終昌黎之
世其歷官如此九年以前不得歸荆南十四年以後
不得稱協律觀早日羈遊所一句又決非元和以前
之作而十年十二年間公詩有親交乖隔之歎則朝
又似不在京師然則繫之九年庶為近理但翔系出
隴西史與集俱不詳其居址或家在京南故曰歸唐
時隴西李散處四方如李白居蜀李遜客居荆州是
也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知
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羈遊水經注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云賓僚北史裴延儁傳

廣平王贊盛選賓僚逐使非按李翱前後兩為李遜辟其僚友或非
年十月綬討吳元濟無功以李遜代之遜即翱宋亭杜甫詩曾
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

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舊唐書憲宗紀九年三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新唐書樊宗師傳宗師字紹述
始為國子主簿歷絳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未拜卒韓
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公集薦樊
宗師狀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前檢校水部員外郎
樊宗師王云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
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志銘
語奇而澀皆所
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子小切又剛難諧在民

昌黎詩集卷八 卷八 雅雨堂

物榮公鼎軸老烹幹力健倨帝咨女子往牙燾前全拂音威

風挾惠氣蓋壤兩廟音摩拂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歛許勿切

同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樊子

坐賓署演孔刮老佛金春撼玉應厥臭劇蕙鬱遺我一言重

跽受惕齋慄辭慳義卓濶呀豁疚一作培掘如新去取

聾音頂雷霆逼颶颶于筆切綴此豈為訓俚言紹莊屈

梁新唐書地理志興元府漢中郡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興元元年為府山南西道采訪使治梁州

勦剛說文勦勞也廣韻勦輕捷按詩用廣韻之義榮公按新唐書餘慶傳為山

鼎軸老按新唐書餘慶傳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貶郴州司馬憲宗立復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鼎軸老烹幹王云烹謂烹擊幹謂幹旋言宰制也

軸健倨漢書陸賈傳以新造牙輔祭牙文敬建高牙神武

乃拂劉向九歎飄風今劇拂上方云劇音摩司馬相如子虛賦

托蓬龍埃拂拂兮漢書賈山傳贊目下劇上序傳只作摩古摩靡劇字皆通

今集韻摩下不言靡字非也按劇拂正用子虛賦又魏文

帝詩早枝拂羽華黑書禹貢華陽况歛張衡思玄賦歛

蓋修條摩蒼天炳蔚易革卦大人虎變其文炳神化而蟬蛻兮

彙王云文炳蔚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講大訓書顧命

壁按新唐書餘慶傳餘慶在興元創學廬其子澣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則知日延講大訓

當時有龜判袞黻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寶者何璋

是事也龜判袞黻判白龜青純詩九罭袞衣繡裳又終南

黻衣繡裳孫云龜判言其所執袞黻言其服講大訓者之

錯雜如此按璋判可執詩棫樸奉璋我戕是也執玉龜襲

雖見於玉藻然大抵是卜時執之講大訓無所事此新唐

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賀知章以金龜換酒然

則判言所執龜言所刮揚雄劇秦美蕙鬱周禮春官鬱人
佩袞黻言所服耳新刮語燒書
地理風俗記鬱芳草也百草之詞慳義潤孫云言詞
華煮以合釀今鬱金香是也約而義富
掘方云疲勞也孫云耳廣韻耳聾耳聾耳聾
去耳垢却聞雷霆風風說文風大風也孫
風言驚恐不定也紹莊屈訓乎俚言之下聊以紹莊周
屈原而已按莊屈分指鄭樊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方

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號州白樂天有制詞新唐書本
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擢累給事中李
吉甫當國裴垵卒不加贈伯芻為申理乃贈太子少
傅或言其妻垵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號州刺史
呂溫號州三堂記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
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
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
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目其處為
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
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
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一作浮枕簟瓦影陰龜魚
水文釋名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龜
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魚周禮天官鼈人春
獻鼈蜃秋獻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汨汨枚乘七發混汨汨兮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南館魏文帝與吳質書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東湖水經注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四壁史記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竹溪

藹藹溪流慢梢梢岸篠長穿沙碧斡古早切淨落水紫苞香

梢梢爾雅釋木梢梢權注謂木無枝柯梢梢長而殺者

紫苞香左思吳都賦苞筍抽節謝靈運詩初

篁苞綠籜又野蕨漸紫苞云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按唐詩香字不止詠竹太白又以屬柳有風吹柳花滿店香句皆但言其清新之氣也何疑於杜與韓耶宋詩翠字亦不作黛綠解只作新鮮義東坡有之古人下字取神往往如此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昌黎言有參注 卷八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掃彈 按此二字皆從竹說言竹之低垂者不必有塵而待其掃除竹之高挺者不必有鳥而從其彈擊皆狀竹茂密以啟下義也若作逕靜不掃鳥過人彈或引盛宏之荊州記大竹屈垂掃拂石逕猶得字面或引左思蜀都賦彈言鳥於森木則失其義矣何與下文耶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所隔切那似卷翻翻

撼撼 夏侯湛寒苦謠翻翻詩瓠葉幡

稻畦

郢 音布畦堪數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己秀鶴沒覺初深

郢 桓譚新論守邊隅趨作郢自生於小地方云水經注江 郢博局上方目也朱子曰博局當云棋局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長風宋玉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作大戴禮勸學篇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忘身禍哉乃作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注作

協韻音則護反廣韻作造也本臧洛切叶側箇切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飛仙骨

列子湯問篇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勝數焉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如清妍却成相映燭

按唐人七絕分派已言之卷七矣五絕分派王李正宗之外杜甫一派錢起一派裴王一派李賀一派昌黎一派昌黎派遂為東坡所宗而陸放翁承之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原注盧汀李逢吉

逢吉字虛舟擢進士第元和時遷中書舍人程大昌演繁露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為禮

也按唐六典凡國忌行香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遊月明御溝一作曉蟬吟隄樹秋老

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

天街按天街乃長安街即公詩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者也東西異者即華山女詩所謂街東街西也舊注引

史記天官書畢昴間為天街是天街二字所由來不是此處事實祇命孫云謂御溝卓文承詔也

頭吟蹠蹠御溝相收莊子山木篇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江漢一首答孟郊按孟郊贈韓郎中愈二首有曰何

堅贈君青松色又曰眾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云云頗與此詩語義相應題稱韓郎中蓋於比部時也十月轉考功郎中則郊已沒矣公與郊唱和之詩止於此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

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平聲一作炎苟能行

忠信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以復見贈

繼在不諼

江漢詩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流沙書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衝波陸機詩寒華燭秦嘉詩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爛爛方云楚辭爛字

枝刺棘圓果搏兮青繼左傳繼繼從

廣宣上人頻見過云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國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

集按國史補韋相貫之為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則廣宣乃奔走於公卿之門者題曰頻見過甚厭之也此詩未能定其年月但貫之為尚書右丞入相事在九年而公在朝已久是年十月以考功郎中掌制誥廣宣以詩為名意實在

於趨炎則奔走長安街時
時見過或即在此時也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
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
遊人少紅葉牕前有幾堆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

張道士原注中丞裴度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裴度為御史中丞而公送張道士序云元和九年三獻書不報則此詩可決為九年之作矣衛員外未審何人考公所相與者為衛中行集中有衛府君墓志云元和十年其弟中行為尚書兵部郎則九年為禮部員外十年轉兵部郎中官階可推史可略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桃樹相料理音聊

覺中丞喝道來

土骨堆

按記檀弓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今古墓則惟土與骨而已矣故曰土骨堆

相料理

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按齊民要術先耕作壟然後散榆莢榆生與草俱長未須料理明年放火燒之又明年喝道按喝道自古有之斲去惡者料理桃樹當亦此類
人也古今注云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即喝道也應瑗詩無用相呵

答道士寄樹雞

原注樹雞木耳之大者云東坡和陶詩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即此

按道士自即前後詩
張道士故不著明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
垂龍左耳來

軟濕齊民要術木耳菹取棗桑榆柳樹華陽洞龍城錄茅

邊生猶輒濕者煮五沸去腥汁綽采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

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三珠填左耳中綽以藥斧斲之落左

仙雜記天罰垂龍必割其耳

送張道士公序云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

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序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

高或作南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

捶一作篋為國管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

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

竣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

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

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一作漪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

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

前操富貴非公誰

熊豹姿

左傳是子也熊虎之狀

一尺捶

賈誼過秦論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三上書

若溪

詩話昌黎送張道士詣闕三上書云韋應物送李山人

俞贈師魯云臣豈為身謀而邀陛下黃冠劉刪詩名山本鬱

狂童指吳元章奏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有四披

披屈原九歌雲不爾世說謝公曰外倚門齊國策王孫賈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連環齊國策秦昭王遣使遺君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伊王后玉連環隨巢子召人

以環絕清伊伊一作漪朱子曰伊水在嵩北若前作嵩南

人以環絕清伊即此處不可作伊若作嵩高則此處乃可作

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詞如書斷斷

猗大學作兮莊子而我猶為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

無之但因詩伐檀連猗淪猗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

有舍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

此且公家左傳公家之利不利史記管仲傳吾嘗為鮑

作伊知無不為忠也利不利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

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原注胡証也舊唐書憲宗

紀九年十一月以御史中丞胡証為單于大都護振武靈勝等節度使新唐書

胡証傳証字故中河東人舉進士累遷諫議大夫元

和九年党項擾邊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

新唐書地理志鄯州下都督府鄯城西南有天威軍

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軍屬隴右道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

夫前驅煩縣令方從閣本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

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寵光詩蓼蕭為龍為虎臣詩泮水矯辭社樹莊子人閒世

見櫟社樹方云趙璘因話錄胡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

趙宗儒為帥証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

節過鄉關若用弩矢云云下里門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

非胡公敬共桑梓之意徙居陵里子慶醉歸入

哉

玉盞

記明堂位爵用玉盞

遠蹠

徐陵詩聞金珂知馬蹠

金珂

西京雜記武帝時長安盛飾鞍馬以

南海

白蜃為珂紫金為革以飾其上

三品

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六品以下去珂

後漢

書光武紀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按新唐書証傳証

旅力

絕人曾脫晉公裴度於厄時人稱其使今以儒而勇

受任

節鉞而公亦自負膽氣乃

老於

文字之職故結句云云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

遺架二

